



暮秋，会晤一朵黄菊

■鄱智成（黑龙江）

在那个预约的地方
你灿若秋阳，竹篱斜倚西风
石阶覆着薄霜
你把最后一缕温热凝进鎏金花瓣
连凋零都带着慷慨的芬芳
一瓣一瓣的心事叠着层次
浅黄是初见的羞涩
深褐是岁月的沉香
脉络里游走的，是未说出口的
夏蝉余韵，还是对春燕归期的
遥遥眺望
那些被秋雨打湿的叹息
被雁声磨旧的诗行
此刻，都在你的光影里轻轻发烫
岁月没有尽头
砚台里的墨，总比记忆先凉
有太多的领略与面对
譬如握紧的沙，譬如断线的浆
譬如明知春深会谢，偏要在寒枝上绽放
开吧，愿你把落寞开得比夜短
把相思开得比梦长

红贴与浊浪

■孙永云（重庆）

红绸还在门上摇，喜字烫着指尖的慌
她说再要二万块钱添个彩头
他翻出口袋，攥皱时光

皮鞋还没沾上礼堂的亮
先踩了河边的凉
手机里还存着试穿西装的样子
风一吹，全碎在翻腾的水面上

喜糖撒了一地，像没说出口的紧张
那道数字鸿沟
最后，用一整个生命来填

河水冲走了吉日良辰
冲不散刻在人心上的明码标价
他沉入水底的那一刻
有没想过，红贴，成了最沉重的花

在秋天

■李明聪（湖南）

在秋天
一片片树叶
在岁月的风里翩翩起舞
而果实，始终报之以微笑
鼓掌的
除了邂逅的知己
还有大地的每一株草

在秋天
因为寒意
终于阻挡了一些脚印
而真正的勇士
从来不在意风霜雨雪
在他们看来
哪怕光秃秃的树
也是战斗后挺拔的腰杆

在季节的轮回里
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粉丝
但秋天
总有最浪漫最煽情的故事
不然
河床也不会轻易裸睡
山野也不会脱去伪装

在秋天
我们都有一把尺子
上可以量天，下可以量地
远方，也从来不远

父亲的“土角角”

■张建军（贵州）

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恐怕很难理解“土角角”这个词的含义。即便是现在，许多90后、00后的年轻人，也未必能体会到这个承载着农村土地记忆的特殊词汇。在我们那个年代，田地地头的“土角角”，就像国与国之间的疆界一样神圣不可侵犯，它是划分家庭与家庭、家族与家族、生产队与生产队的重要标志，是农村社会最基础的产权单位。每一块“土角角”都凝聚着几代人的汗水，见证着无数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岁月。记忆中，我家的土地虽然不少，却多是贫瘠之地。那些高低不平的乱石堆、岩窝凼，像一块块补丁般贴在山坡上。从小学到高中，每逢放学或假期，父母总会带着我们去田间劳作。当看见期末成绩不理想时，父亲会用他特有的方式“惩罚”我，清晨的露水打湿

裤腿，正午的骄阳晒黑脸庞，傍晚的蚊虫叮咬难耐。每每这时，我总会发现自家的“土角角”又被邻居“蚕食”了一小块。有时是犁地时故意多犁一犁，有时是播种时悄悄多撒一把种子，有时干脆在边界处移栽几棵作物，有时甚至把整个“土角角”给“侵占”了。年幼的我常常为此愤愤不平，父亲却总是轻拍我的肩膀说：“别计较这些，我家的地够种，你只管好好读书”。那时，我虽不解父亲的隐忍，却也渐渐读懂了他眼中的无奈与期许。一颗小小的种子在我心中生根发芽，有朝一日，一定要把这些被占去的“土角角”都讨回来。上了初中后，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这次“侵占”我家“土角角”的是五叔家。五叔家人口多，四个孩子都到了能吃的年纪。他们趁着我忙着春耕，悄悄把地界石往我家这

边挪了半步。年少气盛的我按捺不住，独自去找五叔理论，誓要夺回那不足两平方米的“失地”。五叔家的大黄狗冲我狂吠，三个堂兄弟们站在门口虎视眈眈，父亲闻讯赶来，怕家中独子受到伤害，在五叔家门口拦住了情绪激动的我。回家的路上，父亲边走边说：“我家还有几块地没打理，你五叔家人多口粮紧……”，我倔强地反驳：“可也不能这样占我家的地啊！”，父亲停下脚步，弯腰从田埂上拔起一株野草，轻声说：“你看这草，长在谁家地里不都一样？”。

自那以后，我不再执着于那些被“侵占”出去的“土角角”，因为我终于明白，在父亲心中，儿子的前程远比几寸土地重要。每次看到我捧着书本认真阅读，父亲黝黑的脸上就会浮现出欣慰的笑容。他常说：“地里刨不出金疙瘩，书

本里才有真学问”。但令人唏嘘的是，父亲的“土角角”仍在不断流失，东边让给急需用地是三叔家种小白菜，西边借给孤寡老人王奶奶种小葱，北边又因为修水渠让出去一条田埂。直到我考上大学，这种“领土争端”才终于画上了句号。离家那天，父亲站在村口目送我远去，身后依然是那些贫瘠的充满岁月沧桑的“土角角”。如今每每谈及往事，父亲总会陷入沉思。我能感受到，父亲是在回忆那些年一次次退让的无奈，但父亲总会笑着说：“没事，我家地多”，如今，父亲年事已高，每当路过曾经耕作过的田地，他仍会指着某个角落说：“看，那个土角角，原来可是我们家的。”夕阳下，他的身影与那些错落有致的“土角角”融为一体，构成一幅动人的剪影。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土角角”，承载的不仅是一代农耕人的土地情结，更是一位父亲用退让书写的深沉爱意。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父亲用他特有的方式，为我撑起了一片更广阔的天地。

如今，每当我站在城市高楼的窗前眺望远方，总会想起家乡那些被岁月磨圆了棱角的“土角角”，想起父亲佝偻着腰在田间劳作的身影。那些曾经被“侵占”出去的“土角角”，最终化作滋养我成长的养分；那些被岁月带走的青春，都变成了照亮我前路的星光。

当今的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已经完成，每家每户的地界都有精准定位，再也不会出现“土角角”被侵占的纠纷。但父亲那一代人对于土地的特殊情感，却永远定格在那个靠天吃饭的年代，他们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每一寸土地，却又为了子女的未来甘愿放弃这些视若珍宝的“土角角”。这种看似矛盾的选择背后，是一个农民父亲最朴素的人生智慧。有些失去，其实是另一种获得；有些退让，恰恰是为了更好的前进。

如今，父亲偶尔还会去田里、土里转转，不过不再是去劳作，而是像是去看望老朋友一样，抚摸那些曾经挥洒过汗水的土地。有时他会带回来一把新鲜的蔬菜，说是从前让给邻居家的那块地上长的，吃着这些带着泥土清香的蔬菜，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在田间劳作的少年，看到了站在村口目送我远行的父亲，那份承载着无数风土气息记忆的“土角角”在夕阳下闪闪发光。



责任编辑：冯开俊 郭园
叶桂秀 王晓军
胡全旺 王建成



富贵花开 摄影 | 罗明荣

冬天

■史红霞（陕西）

我疲惫地站着，在初冬辽阔空寂的乡村原野，我的情感在冰冷的风中伫立成虚弱的守望，与一群无名鸟跳跃的身影，深情地作别。

在掀开冬的扉页之前，我迎着西风而来，我踏着黄叶而来，我吟唱着瑰丽的诗句而来。在冬天，在白色的风景冉冉拉开帷幕的高寒地带，我的步伐踩过纯朴可爱的村庄进入喧嚣的城市，我将在冷酷凛冽的帷幕上，纵情地观看或表演一场荡气回肠的故事。

记忆中，多年前的那个掌灯照路的村姑，今晚让我莫名地思念，她的秀丽娇艳的容颜，是否也要莅

临这条宽阔的街道。每一辆疾驶而过的车辆，会不会打乱她玲珑细腻的步调。今晚太冷了，北国恢宏的城市里，金碧辉煌的灯火，没能照亮我黯然失色的心境。车水马龙的喧嚣，无法击鸣我孤寂痛处的心房。

冬天里白色的天使，不约而至，她是一枚来自天堂的甜蜜而带刺的微笑，穿透日月星斗与晨雾暮霭，就这样深刻而透明地，在我精心构思的段落与词句里，袒露无疑地展示她刚柔相济的舞姿。

无数奔扑而来的雪花，挤退一度涌动如潮的人群，在元旦之夜，锋芒毕露地击

中我临时寄宿的薄胶小棚，此起彼伏的声音，细若这个季节里傲雪挺立的梅香。偏偏翻舞的旋律，美妙得如同去年的今晚顺天倾泻的纤纤月色。所有的意境都是一样的温柔，一样的动听，但我的感觉却瞬间无限下沉，像儿时放牧的那头壮实的黄牛奔跑时带走了我所有美丽的童真一样。

倚壁而立，我在城市华美的外表上，面对空无一人的每条大街小巷，怆然神思。

今晚无需燃烛，所有目光触及之地。明白得让我偶尔会心烦意乱，这是深冬一场突如其来的隆雪，降满城墙，纷纷扬扬的姿势很有力度。这

冰凉得毫无表情的天外精灵哦，像被她装扮一新的这个城市，轻易就拒绝了我孤独的思索和精彩的诗章。

此时，在故乡田埂上等我归家的母亲，片片雪花铺洒在她的头顶与掌心，覆盖她业已花白的丝发，顷刻间她便成了我睡梦中的雪人。我感受到，她昏浊的视线里，一定在吃力地表达对我的无线牵挂，可惜雪落无声、旅痕无声、归期无声，那无助的忧虑只能在她的心底下着另一场唯有游子才会读懂的漫天大雪。